

欽定魏書

卷七十六之八十四

鐵  
定  
錄  
書

卷之三

魏書卷七十六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四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貌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祭酒昌黎太守尋爲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旱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襄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簿因加檢覆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並復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總集吏部中兵

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卽於黃素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尙書以朱印印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實別錄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甲奏出之日黃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勳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部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敘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尙書印記然後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尙書郎中自掌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簿政可矯止姦偶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卽令給券一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行當行暨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臺記至京卽送門下別函守錢又自遷都以來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敘不可盡者良由歲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

自今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卽廣下遠近云某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敘以三年爲斷其職人及出身限內悉令銓除寶官及外號隨才加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勳簿之法征還之日卽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勳書姦僞之原實自由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勳簿不聽隔月詔復依行元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黃門侍郎慰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黃門營明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祿大夫本州大中正同善事在位爲义所親戮熙之日深窮黨與以希义旨論者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都水使者同啟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齋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義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丞爲齊竟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闕莊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

久病彊率從務敢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在門下同異其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

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徵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憐爲慕容儻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汎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勅除陵江將

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  
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  
陛下不負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卽位追錄先勳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  
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司徒右長  
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乂當權烈託故義之懷遂相諂附  
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父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  
于時議者以烈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  
安之更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爲家  
誠千餘言并自敘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勅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誠立碣而已其子質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皓字山客厯涉羣書工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  
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镪巨萬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

儉約車馬瘦敝身衣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皓尤好蒲奕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皓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沒家產出帝初訴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無濟張烈早標名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沉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盧同傳父輔字顯元○元北史作光

張烈傳張烈字徽仙○仙北史作之

魏書卷七十六考證

魏書卷七十七

齊

魏

收

撰

列傳第六十五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烏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爲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爲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翻治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據荆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徑趨項城翻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州境帖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南尹初翻爲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爲劫攝而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正炎暑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柳時人號曰彌尾青及翻爲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事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鎮之既免入訴於世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翻對造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

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儻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道璵旣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雄自免歸晨夜扶抱

及父喪居憂殤不可識爲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免清河王懼爲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懼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服憚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由是名顯懼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効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譽諱之性簡自帝心鷹鵠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肇之時匡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況其元列由縉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之相濟祚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匡不免其身實可嗟惜未幾匡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寔僭不濫僭則失罪人濫乃害善人

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勤懸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之千里差在毫釐雖久執案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案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賊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案既成因卽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卽爲證則於理太急令請以行賊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失衷雖案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冤爲奏更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案爲定若不合捲究已復之流請不追奪大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案忽逢恩赦若從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罪須案成雪以占定若捲宋畢格及要證一人未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冤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由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

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之以母憂去任卒哭  
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  
龍綜來據彭城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嬖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  
齊庫刀持節乘驛催軍有違卽令斬決肅宗謂雄曰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到軍  
勅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啟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司空長史於時  
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欲親討以荊州爲先詔雄  
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或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鷗路衍稽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彧  
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  
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  
命者也覈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  
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  
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  
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

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  
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勵  
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  
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  
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  
死寧可得也臣旣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  
徵舉人徵遙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  
王之道莫尙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旣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  
之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  
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萬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  
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  
歲久先敍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  
人莫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

徵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贍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貴游儻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上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釐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盜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